

外国文学大系

日本天皇投降内幕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6840.00 元(全 684 册)

内容提要

1945年，日本三军连续败北。3月，东京大空袭；4月，冲绳岛失陷；5月，德军投降。这期间，中国大陆和盟军加强了对日反攻。

7月，《波茨坦宣言》发表。8月，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军对日宣战，尔后是日本投降，联合国军占领，日本实行政治经济改革，通过新宪法等。

反映在昭和天皇和皇宫内，则有决定投降经过，维护国体，梨本宫被捕，军队解散，神道特权取消，皇室财产校没收、取消内大臣府、削减宫廷职员、取消皇族、华族等重大变革。

本书对昭和天皇投降内幕和上述这些兴趣盎然而又鲜为人知的事实，根据皇族王妃、达官显宦、近卫侍从五十多人提供的资料和大量文献，作了翔实的记述。

本书作者加濑英明为日本著名外文评论家，除从事教学工作外，经常就日本和国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问题演讲、发表文章、并有多部专著出版，在日本拥有众多读者。

日本天皇投降内幕

空袭警报下的四方拜

1945 年度晨 5 时。

在日本皇宫内苑的吹上御苑，有一处昭和（裕仁）天皇和皇后专用的名叫御文库的地下防空室。御文库修建在茂密的树丛里，四周笼罩着拂晓前的黑暗。在御文库的门前，停着一辆褐色奔驰牌轿车。寒风里，模糊地可以看见轿车排气管漏出的瓦斯。

御文库的铁大门打开了，身穿扈从服的高身材的藤田尚德侍从长走了出来。

侍卫手中的电筒从房间里发出的光亮，仅能照到人们的脚下。因为从 4 时 50 分已发出警戒警报，这是空袭警报的前奏，所以电筒被蒙上了一层布。

在侍从的引导下，天皇出现了。他身着陆军军服，佩带满金三星和一朵菊花的大元帅领章。在胸前，佩带着绿黄地红白色旭日的大勋位菊花章的略式勋章。

天皇和侍从长匆忙上车后，电筒立即熄灭了。

侍从和侍从武官等扈从乘坐的跟随车紧随其后，穿过吹上御苑的通用门，向右驶去。

在吹上御苑邻近，有宫中三殿。此刻，天皇在御文库的浴池沐浴净斋之后，正准备到宫中三殿里的绫绮殿，脱下军装，换上平安时代规定的衣冠束带。平安时代是指从公元 794 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到镰仓幕府成立之间，约四百年，政权中心在平安京，也就是今天的京都。天皇衣冠束带后，要到神嘉殿前庭进行新年的头一次祭祀——四方拜。每年元旦，天皇都要在天亮前亲自进行四方拜，向天神地祇、天地四方祈祷。还要进行元旦祭，向皇祖诸神祭祀。

汽车驶过通用门，刚走出几百米，忽然从皇宫四周断断续续地响起象撕裂夜空般的空袭警报声。

藤田侍从长在御用汽车的后座与天皇相对而坐。43 岁的天皇在车中一直沉默不语，好像在专心地想着什么。藤田马上按电键指示司机返回。

“有空袭，返回御文库吧！”藤田对天皇说。

“嗯！好！”天皇点点头。

天空一片漆黑，看不见月亮和星星，只有三四条探照灯光束在交错照射，把几处云彩底照白。

汽车在吹上御苑对过大道庭园的入口处转弯了。

汽车向东在黑暗中的林间小路穿行。此时，隐约可见东北角的云彩已被染红。除夕的晚上 9 点，两架 B29 轰炸机飞入东京，从高空投下燃烧弹。午夜刚过，又有一架 B29 进行了同样的轰炸。结果，大火烧毁了下谷、神田、浅草三个区的五百户人家。

回到御文库以后，天皇仍沉默着。

进入御文库，天皇在侍从的引导下，沿着左侧的楼梯来到地下第二层。御文库是平房建筑，屋顶是三米厚水泥结构。这里是天皇专用防空室，可以防备任何大型炸弹。一遇空袭警报，天皇和皇后立即来到地下二层的防空室来躲避。

这里也叫避难所。皇后已经先到了。

天皇进来以后，值班的陆军侍从武官立即拿着东部军区通报来的最新防

空情报跟进来。每次有空袭情报，武官都要向天皇报告。

避难所里的住室有 12 张榻榻米大小，紧挨着的是小寝室。住室里有为天皇和皇后准备的两个沙发，一张写字台。墙的下半部是板墙，上半部是涂上灰油漆的水泥墙。

墙角有一块铁黑板，武官在贴有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一边移动红色和蓝色的飞机模型，一边向天皇报告空袭和交战双方的战况。模型机翼宽 3 厘米左右，用磁力固定在图上。

侍从武官把从东部军区报来的情报报告给天皇：“5 点零 2 分，敌视一架侵入关东地区；5 点零 5 分，敌有东进的迹象，京滨地区需加强警戒；5 点零 8 分，敌机由西北方飞向京滨地区。”过了片刻，天皇呼叫藤田侍从长。在地下二层，有侍从、武官和侍卫专用的小休息室。

藤田进入住室。于皇担心天快亮了。

从天棚垂下来的唯一的白色吊灯，发出黄浊的暗光。藤田说空袭尚未结束，外边大危险。天皇却一再说：“马上就要天亮了。”四方拜和紧接着的元旦祭都是必须在天亮前做完的。这对作为皇室的主祭人天皇来说，太重要了。

5 点 15 分。

一架 B29 飞入东京投下燃烧弹，江户川起火。

昨天从晚上 9 点起，美机来空袭了三次，因为飞得太高，高射炮未打一炮，航空部队也没有迎击。对飞行在一万米以上高空的 B29，当时日本没有一门能够得上的高射炮，战斗机勉强能飞上一万米，但不能作有效的战斗。

5 点 20 分，美机从东京上空向东南海上退去。

空袭警报还未解除。

在宫中三殿前，侍卫和掌典一起将两架屏风、蓆草席和镶金边的草垫等往白河流石小道上搬运。先将一些蓆草席和一架屏风装到轿车的后部座席上。屏风露在车外，车门关不上，一名侍卫站在前部车梯上用右手扶着。

把原来在宫中三殿进行的四方拜移到防空室的前面去做，这完全是打破常规。

轿车来到大道庭园，在空中晃动的探照灯突然消失，四周响起了喧闹的解除空袭警报的警笛声。

轿车来到吹上御苑的通用门。这时驻扎在皇宫和皇宫前广场中间的第一生命公司大楼上的第 10 空军师团司令部特殊情报班，监听到刚才退去的 B29 发出的明码电报。无线电员把它抄到纸面上，军官又抄到报告用纸上。

0525 敌机用明码通讯

A HAPPY NEW YEAR (新年好——译者注)

在吹上御苑，侍卫在御文库前的草坪上摆放好蓆草席。苑草也叫霞草，这是用沼泽地生蓆草织的凉席。按规定各用四张排成两列，上边放一张镶有金边的草垫，从东北向西南斜放着。

这中间，从御文库走出来一名侍从，通知天皇马上就要启驾。可是，放在镶金边的草垫上天皇坐用的三尺四方的榻榻米和另一架屏风还没有运到。

于是，把先运来的一架屏风围着镶金边的草垫立起来。屏风有六扇，虽说不算小，但还是很窄，屏风面向西南的伊势神宫，张开约 30 厘米。

按照惯例，屏风是沿镶金边的草垫的两侧排立着的。为了能向着供奉天照大神的皇大神宫的方向并方便天皇进出。在东北方留了个开口。周围点燃

了几处篝火。接着便是身穿黄土色御袍、头戴黑冠的天皇进入屏风内，为之提下襟的侍从也一同入内。在天皇礼拜期间，侍从始终平伏在地。在西南口的两侧，有掌典各一人；在东北口的两侧，有侍从各一人，俯首平伏一直到礼拜结束。

5点已过，气温降到零度以下。

5点40分，在侍从的先导下，天皇从昏暗中的御文库来到了外面。

天皇仍着军装。藤田侍从长、莲沼蕃侍从武官长、侍从、武官等扈从紧随其后。不用说，和往常不同，从绫绮殿到神嘉殿南庭，既没有火炬为天皇照路，也没有篝火。

天皇来到屏风的入口处，先由侍从为他解下单刀，脱下长靴。若是往常，在走上苑草席之前，要先脱去皮革木屐，换上布袜进入。

以往在宫中三殿进行四方拜的时候，扈从员都在绫绮殿等候，可这回却不知在哪儿等候好，他们只好在往北二十米的地方排成了一横列。下霜了，草坪很硬。藤田侍从长一人走到中间的位置，跪下，两手平伏在地。

天皇一人进入屏风内，先向皇大神宫的方向立正行礼，然后平伏在地，片刻后，再次站起立正行礼，再平伏在地。这叫两拜两叩。

远处的人群中，也有几人平伏在地。

这时，三井安弥侍从走上菰草席，站着用手扶住屏风。在天皇拜礼的时候，虽说隔着屏风，但这样近在咫尺是违例的。地面不平，杂草丛生，万一屏风被风吹倒，打到天皇身上则非同小可。由于只有一架屏风，开关东北门的两名侍从以及三殿外的掌典都不需要了。

天皇转向右方，对西北两拜两叩，再向东北、东南两拜两叩。他拜把的有皇大神宫、主管食物的丰受大神宫、四方天神地抵、神武天皇山陵、先帝山陵、武运的守护神武藏国的一宫冰川神社、山城国的一宫贺茂神社等。

平伏着的藤田只能听到天皇的鞋踩上镶金边的草垫的声

时而从远方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

天皇从屏风里走出来，在远处平伏的侍从慌忙跑过来，帮助他穿上长靴。

去年夏天塞班岛玉碎，12月菲律宾的莱特岛失守，而B29对东京的空袭日益激烈，战局愈趋恶化。昨晚，侍从武官室的侍从和陆海军武官，想到这也许是最最后的除夕，竟痛位起伤心酒来，如今有的酒还没醒，摇摇晃晃的。

四方拜中，幸而没遇到空袭。

天皇回到了御文库。

往年，天皇拜完四方拜，都要立即回到宫中三殿之一的贤所，在这里举行元旦祭。贤所是供奉三种神器之一的天照大神御镜的地方。但这和九世纪宇多·醍醐天皇举行的四方拜不同，元旦祭是在1867~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在皇室祭祀令中规定的。从那以来，除了无皇患病以外，都是亲自进行的。

这次，因为害怕空袭，决定天皇不去，从5点42分起，派侍从德大寺实厚公爵代拜。

8点15分，天皇来到御文库餐室，举行晴御膳仪式。桌上摆放着涂红漆的餐具，有烧鱼串、咸萝卜、虾、煮栗子、汤、菱葩、野鸡酒、水果、茶水等。菱葩是宫中独特的传统食品，在白饼和菱饼上，加上细牛蒡和白豆酱。晴御膳是自古延续下来的仪式，天皇用银筷作挟起来的样子就行了。天皇走出来，仪式就结束了。

晴御膳完后，皇后来了。先参观特攻队也就是空军敢死队拼死前的饭食：红色的加吉鱼、小豆饭、装在盒里的蔬菜、玻璃瓶装的一合（一升的十分之一——译者注）清酒。天皇和皇后兴致勃勃地看过以后，把它赐给侍从武官室。其后天皇和皇后吃早饭，有箭鱼、汤、炖菜、渍菜、大米饭。箭鱼的味道很美。还不到9点半，天皇的弟弟、大正天皇第三皇子高松宫宣仁亲王和喜久子王妃为了拜贺新年来到御文库。同时来的还有大正天皇第四皇子三笠宫崇仁亲王。大正天皇第二皇子秩父宫雍仁亲王和王妃没有来，因为秩父宫正在御殿场疗养。

高松宫身着海军大佐军装，佩短剑。三笠宫穿的是陆军少佐军装。三人来到大厅等候，9时30分天皇和皇后驾到，站在金屏风前。

天皇身穿大元帅陆军服，佩带红穗军刀，脚穿拖鞋。胸前佩大勋位菊花章的略章。

首先，高松宫致正式祝词。接着，在一个月前才满三十岁的三笠宫用有些兴奋的语调也致了祝词。

天皇深深点头，面容有些憔悴。

高松宫在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日本机动部队全被消灭时，曾上书天皇。书信是用信纸、钢笔写的，很短。内容说，海军主力已丧失，战争已无胜利的希望，趁早下结束战争的决心。收信人写“兄宫”。高松宫从开战当时就认为对美作战是失策，应该争取早结束。

高松宫想，天皇此时已有结束战争的决心。

但是，兄弟二人相会，一年也不过几次。按照不成文的规定，是不应该谈战局和政治的，因为皇族是不许干预政治的。

最后的阅兵式

1月8日。

昨晚值班的小仓库次侍从，从宫内省二楼侍卫官值班室的床上爬起来，走到高等官食堂，吃了简单的早饭。然后走过长廊，到地下室的浴室。早晨的阳光暖洋洋的。

每天早晨，值班的侍从都要代表天皇到贤所去拜礼。在这之前，先要入浴，以洁身净斋。小仓入浴完后，又穿上黑色立领的扈从服，回到房间里，将自己所有勋章中最高的一個戴在胸前并佩上短剑。

按照惯例，需换上主祭的衣冠束带，手持笏板，乘坐马车，到宫中三殿中的贤所去。但自去年11月空袭频繁以来，衣冠束带改为扈从服，马车也改为轿车了。

小仓上车的时候，不安地望了望晴空。当他来到宫中三殿时，入口两侧的近卫兵见到代理于皇拜礼的侍从到来，举起上刺刀的九九式步枪敬礼。

上午8时。小仓侍从徒步入内，先到贤所前停步，脱帽行最敬礼。又进三步行最敬礼，退三步再行最敬礼。宫中三殿从北起是神殿、贤所，皇灵殿。小仓接着到皇灵殿、神殿前拜礼，这样，代理天皇的拜礼就结束了。

按着惯例，应该衣冠束带，在贤所和皇灵殿由内掌典巫女引导行平优拜礼，在神殿由掌典神官引导行平优拜礼，如今因空袭简化了。并且，在贤所作为祭祀天照大神的八咫镜，现已不在这里，移到隔壁宫中三殿改建时使用的临时贤所里院的小防空洞里。

皇宫前面向广场的地方，有两孔石拱桥，叫二重桥，这是百姓遥拜天皇的地方。在二重桥前草坪上，近卫工兵正在组装一间铁板房。在围绕一棵日本扁柏周围4米的地方，埋上铁桩，安装上四张铁板，用螺丝紧固。一张铁板上开有一扇门，在铁板内壁，正在挂白绢幕。然后上铁板房盖，从房顶吊下一盏电池灯。

8时过后，东部军区司令部和第10空军师团司令部紧张活动起来。

为了严密掌握敌方的动向，军航空情报队和师团特殊情报班在伸长耳朵监听，在作战室里，东部军区参谋长、师团长和参谋们各就各位，盯着显示屏看着。在女通信队员操作的显示屏上，只有表示日方飞机的红点。从太平洋的监视船队和父岛、八丈岛的对空监视哨上，都没有任何新的情况。

二重桥前，在组装好的铁板房里，摆了一把椅子，椅背镶有金箔菊花徽章，这种徽章是日本皇室的徽章。除入口外，紧贴着铁板墙高高堆满沙袋上面用一整块白幕布遮盖。

铁房旁已拉起一张白幕，白幕布后边近卫军官正与东部军区作战室试验临时架设的电话。

8时30分刚过，调布、成增、松户、柏、印幡各机场的战斗指挥所，高挂起菊水旗，就是在流水上饰有菊花，意思是象征长寿，并挂上印有“八幡大菩萨”的旗帜。从掩蔽体拉出3型战斗机和双引擎2型战斗机、防空战斗机改装的100式侦察机，顺着跑道起飞了。要上升到B29的飞行高度一万米，需要近一个小时。各机场都发出“甲级战备令”，跑道上排列着可以随时起飞的战斗机，驾驶员在机旁待命。通常，“甲级战备令”只有在空袭警报发出时才能发布。

9时刚过，在御文库入口旁的侍卫官休息室里，木户幸一内大臣、藤田

侍从长、莲沼侍从武官长聚集在一起，进行最后的商定。这时，东部军区报告：监视船队、海上巡逻机、硫黄岛和父岛监视哨都未发现新情况。通常是父岛监视哨发现敌方飞机后过两小时发出空袭警报。为了防备美军舰载机偷袭，从今早起，派出的巡逻机为平常的两倍多。

三人决定按预定方案进行，并由侍从报告给天皇。

9时55分，天皇乘坐的褐色奔驰轿车驶过二重桥。

轿车在二重桥头停下，天皇站在白河流石路上。

从二重桥到广场上的路上铺着白砂。东部军区司令官藤江惠辅大将，近卫第1师团师团长赤柴八重藏中将、专司前导的侍从武官和手擎金红色天皇旗的士官，都已下马等候。

在草坪前，列队站立着着陆军少佐装的三笠宫崇仁亲王，着元帅装的梨本宫守正王，着元帅装的闲院宫载仁亲王，着大将装的东久迩宫稔彦王，着大将装的朝香宫鸠彦王，着中将装的李王垠殿下等陆军方面的皇王族。还有小矶国昭首相、杉山元陆相、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等陆军高级将领，以及米内光政海相、木户内大臣、侍从等。

天皇扶鞍骑上白马“初雪”，专司引导的侍从武官尾形健一大佐、陪乘而来的莲沼侍从武官长、藤江司令官、赤柴师团长、天皇旗掌旗官也都跟着上马。

尾形大佐面向天皇敬礼后，掉转马头在前开道。

天皇、天皇旗下士官、莲沼大将、藤江大将、赤柴师团长依序前行了200米，然后停下。这就是天皇王座的位置——天皇坐骑站立的地方也叫玉座。尾形大佐又拔马面向天皇，举手敬礼，然后转到天后面莲沼大将的身后。

天皇旗下士官移向天皇右侧，赤柴师团长居两者中间稍前方，藤江司令官的坐骑向左移动了几步停下。

接着，从左侧能望到富士山高台的方向，传来高声的号令和数千人踏着砂石路的步伐声。

和煦的阳光照射着宫前广场。以木户内大臣和梅津参谋总长为首的高官王族都仰望着上空。

在草坪上用帐幕围起的联络所里，陆军省的课长、侍从武官、宫内省官员聚在一起，在低声用电话与东部军区司令部联系。

房边的帐幕，从外边看没什么稀奇，里面的铁房，军方给了个代号——“吆号器材”，如发生突然空袭，天皇一人可以进入躲避。

脚步声越来越近，几百把刺刀闪闪发光，阅兵总指挥官藤江司令官和赤柴师团长拔刀当肩。

这是从明治元年（1868年）陆军建军以来的最后阅兵式，也是最后的新年首次阅兵式。

往年的阅兵式是1月8日10时半在代代木练兵场由各部队参加举行，今年因有空袭的危险，移在宫前广场。阅兵式的时间也提前了三十分钟，改在10时举行。这是陆军省根据美军空袭时间的统计提出的建议，对此，宫内省曾提出这么做违反前例，一直到昨天，双方还激烈地争论过。

近卫第1联队的军旗为受阅部队打头。

在军旗卫兵的护卫下，掌旗官举着军旗正步前进，联队长骑着马跟在后面。徒步行走的大队长走到王座右前方标兵的位置，用尽全力喊了一声“向右看”，然后将军刀朝下敬礼，随后中队长小队长也军刀朝下敬礼。肩枪的

士兵向天皇的方向行注目礼。

天皇举起带白手套的右手答礼。

其间，联队长驱马来到天皇身后。

踏着砂石路的军靴声，因“向前看”的口令而减弱。不一会儿，“向右看”的口令声又起。在天皇答礼之前，联队长报告属下大队长的军职、军衔和姓名。

莲沼大将在一心注意着是否有空袭。按照昨天预演的情况，有二十分钟就能结束。往年在代代木，在参谋总长、陆相、皇王族、司令官、各师团长的随从下，天皇先要骑马巡视整个受阅部队的队列，然后返回玉座再进行分列式检阅。

但是，这次因时间的限制，仅对近卫第1师团的步兵分列式进行了检阅，乘马者也仅限于以天皇为首的七人。一是地方小，二是怕遇到空袭时出现混乱。受阅部队中，仅有联队长才能骑马。

“向右看”。

口令一下，以三笠宫为首，背后站立在草坪上的皇王族、小矶首相、将官等也都举手还礼。身穿类似海军制限样的扈从服的木户和松平恒雄宫内木臣，也都举手答礼。

军刀刀光闪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佩刀作战的军队，只有日本军和1939年溃败的波兰军。

在天皇身后的第5联队长敬完礼后驱马返回队列。与此同时，第6联队赶到了。当来到标兵前面时，背后响起口令，联队掌旗官村上兵卫少尉和军旗卫兵向天皇行注目礼。村上一年前在代代木曾作为士官学校的学生参加过检阅，今天和天皇距离如此接近，看得这样清楚还是第一次。离天皇只有20米左右，他一边“向右看”，一边感到失望。

天皇举手答礼时显得不灵活，手都够不到军帽的帽檐，一时手心向外还是向下都弄不清了。村上回到兵营和士兵谈及此事，士兵也有同感。

分列式前进像昨天预演的那样，于10时20分结束。昨夜晚，尾形大佐在日记上曾有如下记载：

“此次因时局关系，不能长时间进行。地点改在二重桥外苑，兵力也限于近卫第1师团，在分列式前进时车辆和航空部队不参加，所需时间不超过二十分钟，这不像现代化军队，好像大正时代的阅兵式。”

10时25分，第10空军师团解除了“甲级战备”。

午后，梅津参谋总长来上奏战争情况。随着菲律宾告急，进入1月以来，2、4、5、6日参谋总长连续来拜谒。由于大本营和第14方面军的指挥无能，主力兵团已在莱特岛溃灭，三天前在吕宋岛的林加延湾发现敌方大批舰队，日方沿岸阵地受到炮击，敌方运输船队正在北上中。

梅津和莲沼侍从武官长在御文库谒见室的走廊并列等候，着陆军军装的天皇穿着拖鞋走出来。

御文库是平房，主要为防空用，包括六十个榻榻米大的中央大厅共十五个房间。西厢是天皇、皇后的居住区，也叫大内，有寝室、起居室、皇后更衣室、女官休息室、下级女官休息室等。必须安置在天皇寝室近旁的三种神器之中的草薙剑和一块名叫勾琼的玉石，已安置在寝室隔壁的房间里。剑是热田神宫剑的复制品。

东厢有食堂、政务室、侍卫官休息室等。十五个房间还包括下级女官休

息室、药房、餐厅的配膳室等小房间。东西厢都有天皇和皇后专用的浴室。

梅津、莲沼站立等候，天皇从大厅对面的起居室走出来。走廊穿过御文库中央大厅，呈十字形。

天皇走过大厅，来到谒见室门前，梅津和莲沼行最敬礼。天皇身着陆军军装，午前阅兵式时穿的马裤已换成普通长裤。

天皇进屋，梅津和莲沼也跟进来。

通常，接见内大臣和宫内大臣在政务室，接见总理、参谋总长和皇族等在这间约二十张榻榻米大的谒见室。

天皇进来后立即坐在右边桌后的椅子上，两人又一次行最敬礼。

随后，莲沼在桌上打开菲律宾地图。

1月2日，发现两个美国百艘以上的大型舰队出现，一个在莱特湾，另一个从棉兰老岛东南北上，大本营感到十分狼狈。大本营判断美军攻占吕宋岛，最早也得2—3月，所以正在一心打算夺回12月被美军占领的民都洛岛。不但如此，为了不适宜的莱特决战，投入了吕宋岛作战物资的大部分，并把吕宋岛剩下的弹药物资大部分集中到马尼拉。该地司令部的混乱已达到极点。

梅津用手指着桌上展开的地图上的林加延湾。

“向林加延湾侵入的敌主力部队，6日以来，用舰炮对圣费尔南多、马纳奥阿古、达尔姆德斯、圣法比安一带实施射击。根据判断，这里的敌军主力一两天内必然登陆。现在，我方铁、虎、旭、盟、击、骏各兵团，正向新选定的主阵地运动。”

天皇向前抬抬身，按指出的地名，确认地图上的小圆点和河流，深深地点头。

“是从平代到卡巴尔安一线的丘陵地。”

“兵站怎么样？”

天皇尖锐地请问。

“各兵团都将军需物资放在首位，特别是以从马尼拉地区运输集结的物资为最优先。马尼拉地区和北部各基地之间的运输由火车和汽车承担。”

天皇又深深地点头。近来，天皇常问及兵站，或“制空权怎么样？”好像在想着：“那行么？能顶住吗？”

但是，天皇发出提问，仅从侧面对作战组织提出看法，并未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发布命令。

两天前，木户内大臣对天皇说：

“战局越发严重，以前陆海两参谋总长的拜谒有些流于形式，今后希能开诚相见地谈。”

还说，应该问问他们“是否真有胜算”，但天皇没有问。

梅津和莲沼致最敬礼退出，天皇深深点头。

天皇走出谒见室，穿过走廊回到政务室。这房间仅有25平方米，天皇在这里处理日常政务。

政务室窗外，越过近处的草坪，可以看到高大的松树、柯树、山毛榉树和杂草丛生的开阔的庭院，沐浴在冬日和煦的阳光里。

天皇的写字台向窗摆放，在座椅后的书架上，摆放着生物学和农作物书籍。书架旁有个物品架，上边摆放着高30厘米的林肯和达尔文的青铜胸像和贝类的标本。

林肯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一次一名新来的侍从武官初进政务室，因为他不知道达尔文，所以不愉快地问前任的武官，另一个胸像也是一个英美的政治家吗？

冬天午后的太阳马上向西，屋里的日光已是斜照，天皇仍在沉思着。

有乐町的朝日新闻社，已将早刊印完，正向各地分发。

第一版大幅横额标题是：“苛烈的战局下，陆军首次阅兵式（1月8日的阅兵式是当年的首次一译者注），严然的战斗姿态，宫城前广场步武堂堂。”上面还登载有天皇检阅部队分列式前进的大幅照片，并附以说明：“大元帅陛下，御览精锐部队。”

至于为什么军方让天皇长时间住在有防空设备的御文库，为什么本该在代代木练兵场举行的阅兵式却改在皇宫前广场，为什么参加部队仅限近卫师团的步兵，为什么20分钟内必须结束，这些都没有解释。

敌舰在吕宋岛出现以后，报纸每天都用通栏标题刊出：“敌主力企图在吕宋岛登陆”，“精兵强将的吕宋岛固若金汤”。“敌如全力扑来正是歼灭之良机”，“我空军全是特攻队，林加延及战局焦点，强有力的日军严阵以待”。

午后8时，侍从、身着军服的陆海军侍从武官、御医集中在御文库大厅。

接着，天皇和皇后在女官的陪同下出来，大家敬礼后，围坐在新安放到大厅的桌子的周围。

铁制的门窗都已紧闭，室内电灯照得很亮。

天皇和皇后来到桌旁，女官拿来一个黑漆匣子，从里面取出日本纸牌来，每人分给一张。然后从天皇起按顺序、人数翻开纸牌找同样的牌分组。有时是天皇和侍医、皇后和武官、侍从和女官分在一组。有时分成男、女组或红、白组，进行比赛。

新年以来，2日、3日和5日晚都玩过纸牌。5日第一回比赛正在兴头上，警戒警报鸣笛，不得不中断了。每次都是晚饭后，皇后提议，御文库的侍从打电话给侍从武官室和侍医室，找值班的武官和侍医来。

100多张纸牌摆到桌子上，开始比赛。牌上绘有宝生派“能”的场面，写的是楷书汉字，拣的牌是用变体假名书写，很难认。玩法和普通纸牌相同，念牌的一念，拣牌的抢先拣，拣多者为胜。

念牌的按顺序往下排，但天皇和皇后不参加念牌。

纸牌为手工制作，被称为歌谣牌或能乐牌。宫中自明治、大正年代，就传下这种习俗。特别是皇后很爱好，也有人说，这纸牌是她嫁来的时候，和嫁妆一起陪嫁来的。

念牌的侍医和武官有时不会念，把牌给念错了，惹起大家哄笑。宫中过去常玩歌谣牌，所以侍从和女官对歌谣牌比较熟悉。皇后和公卿出身的侍从都很会念。

玩得高兴的时候，侍医和武官有时拍打皇后的手。天皇手慢，也常被旁人拍打手。

纸牌中有一张是“皇帝”，一到这一张，总是被天皇拣去，别人也只好退让。

天皇在晚上愿读生物学书籍和图册，但皇后一提要玩纸牌，他总是奉陪。

天皇在巧妙地把牌拣到手的时候，总是高兴他说：

“拣到啦！拣到啦！”

天皇有时思想溜号，想着什么。那时，皇后就说：“皇上！皇上！”唤起他的注意。

这一天，不知为什么没有空袭东京。

玩完纸牌，天皇和皇后回到起居室，过了一会儿，从隔道竹桥的近卫步兵第1联队的兵营，传来隐约的就寝号声。

这时，联队部的掌旗少尉在写联队的日记。

“1月8日

陆军首次阅兵式

根据特别的安排，仅由近卫师团参加，在宫城前广场举行阅兵式，军旗高擎，在全军前头威武堂堂。”

皓月当空。

御医和武官从御文库出来，回到宫内省。

御文库是按临时避难所修建的，连日空袭，天皇和皇后不得不住在这里，武官和御医在这里没有值班室。

回到一楼的武官室，尾形健一大佐打开日记本，记起日记来。武官室的一隅铺有榻榻咪，陆海军武官在这里住宿。

“幸无敌机光顾，天气比较温暖，简单的阅兵式顺利完成，天皇也很高兴。

参谋总长前来拜谒，并上奏第40军司令部编成情况。晚上与天皇、皇后玩歌谣纸牌，玩得热闹高兴。”

第40军司令部设在鹿儿岛的伊集院，本日将第77师团、第146师团、第206师团、第303师团调归其属下，新成立军编制。100.200、300序号的师团陆续编成是日军放弃吕宋决战、准备本上决战、实行全民动员的结果。

近卫公的秘术

“啊！最近一直没来问候，身体好吗？”

近卫文麿走进来，在门口和室中央对天皇行了两次礼后问候道，天皇一边说“请坐”，一边坐在王座旁的椅子上。

木户恭谨地靠墙站着。

“近卫！你好吗？”天皇问道。身穿西服的天皇正坐在御文库谒见所里的金屏风前。

“谢谢，我很好。”近卫一边回答，一边从晨礼眼的内兜里取出日本纸的奏折，轻声念起来。

“败局已定，在此前提下作些申述。”

奏折是近卫用毛笔亲自写的，笔体很漂亮。

“战败虽然会有伤‘我国国体’，但美英舆论尚未要求废除天皇制。但今后如何尚不得而知。如仅因战败，对国体问题则不必忧心忡忡。”

近卫停了一下，继续读下去：

“从维护国体出发，更为令人忧虑的是，与战败同时引起的共产革命。细想我国内外形势，现在迅速向共产革命方向发展……

“苏联正在东欧、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进行赤化工作。对日本，莫斯科则以送到延安的冈野（即野坑参三——作者原注）为中心，组织日本解放联盟，与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台湾先锋队等联合起来，促使日本共产化。

“回顾国内，实现共产革命之条件日趋成熟，即生活的穷苦、工人发言权的增大、对英美敌意的增强继而出现的亲苏情绪、军内一些人的革新运动并利用其所掀起的所谓新官僚运动，以及在背后操纵的左翼分子的秘密活动等。”

近卫说，这样的阴谋“今已明了”，而自己三任首相，却不知不觉落人这些策谋之中，“实属失察”，“理应问罪”。

在近卫读奏折及轻咳之中，天皇一直面无表情。不知是表示同意、还是只是在听，然而天皇却不断地深深点头。

“特别令人忧虑的，是军内搞革新运动的那伙势力。”近卫说，“职业军人的大部分是中等以下家庭出身，他们多认为国体和共产主义可以并存。军内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一直扩大到太平洋战争，以及现在高喊‘一亿玉碎’，这都是军内的共产分子和共产主义者所操纵的结果。”

天皇面前放置着铺有金线织花锦缎的桌子。

木户在站着作记录。

“多数少壮军人认为，我国体与共产主义可以并存，军内革新他的基调也在于此。据闻在皇族中也有此主张，”

透过御文库谒见所的窗户，可以看到蔚蓝色的天空。

“如上所述，通观国内外形势，进行共产革命的条件日益成熟，随着战局对我方愈趋不利，这种形势将愈加发展。倘若战局前途能有所回转，则另当别论。如果说败局已定，却仍继续无任何希望的战争，将会败在共产党的手里……”。

近卫接着说，必须先将为共产主义者所操纵的“军内的一派”清除掉，“这是挽救日本的先决条件，希望作出非常之勇断。”

全文到此结束，日本纸整整写了八张。

1937年，年仅四十五岁的近卫被报纸和国民誉为“青年宰相”而登场，如今他已五十三岁了。近卫是平安时代质任辅佐天皇大臣之职的五世家之首。从近卫文麿的祖先藤原镰足算起，已是四十六代了。作为日本最高的名门望族的近卫家，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已达一千数百年，近卫和天皇就象是一对亲朋好友。表面上看，近卫对天皇甚至有些不礼貌，实际上这是与天皇家世代亲密的表现。但这次近卫已三年没见到天皇。

“我问你，”天皇在近卫读完奏文时间道，“参谋总长说，如果现在日本求和，美国将一定会要求取消天皇制。如果继续战争，还能找出活路。梅津和海军则认为，如能诱导敌人在台湾登陆，我们是可以取胜的。你的看法如何？”

近卫回答说，现在还不到取消皇室的时候。如继续战争，则有这种危险。梅津参谋总长上月曾上奏说，美军将于3月在中国大陆登陆，6月在九州登陆。

天皇接着又问，近卫强调需要“肃军”，可具体将要实施怎样的步骤呢？近卫只作了暧昧的回答。

“我想，如不打一次大胜仗，恐怕不好和谈。”天皇说。

近卫回答说，那样的胜仗，恐怕想也不敢想了。说到这里，拜谒便结束了。

近卫从开战起，就确信定将战败。既然有这种预感，那就应当坚决阻止战争才对。可惜当时他患有严重的痔疮，没有气力做任何事。那时他不论去哪里，都要在臀部垫上一个充气的胶皮圈。与他亲近的人中有的说：“如果近卫公爵的痔疮不那么重，也许能避开这场战争。”

开战当天，全日本为珍珠湾的胜利而沸腾的时候，近卫却在虎之门的华族会馆，以黯淡的表情向他的女婿细川护贞说：“真是干了件愚蠢的事。这就注定日本必将战败！”初战以后，日军虽连续取得赫赫战果，但近卫却屡次对身边的人说：“现在的情形不过是战争中的表面现象而已，战败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天来，近卫对自杀特别感兴趣。

近卫请来不同的医生，问用什么方法自杀痛苦最小，因此，他知道许多种毒药。每当他听到有自杀未遂的人，便驱车前去，问那人当时意识如何，是否痛苦。他问得十分详细。

从1942年起，近卫的衣兜里常带着一个蓝色的小瓶，内装氰酸钾。有时，他将小瓶拿出来给身边的人看，并说：“我有这个！这个！”还有时对身边的人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知道这个吗？这个！”

近卫还对死后的世界抱有很大兴趣，并进行研究。他买了很多叙述死后世界的书看，一有空闲，便与亲近的人谈起这个话题。

1944年夏天，福井县一个老妇人来到庭院杉木茂盛、宅邪气势宏大的近卫家。

这天天气很热。

近卫身穿整齐的和服裤裙，端坐在客厅的壁龛前。

老妇人是地地道道的乡下妇女。她身穿碎白道花纹布衣裳，在房间的一角缩成一团，多次行礼。

近卫先开口，老妇人略显紧张，答话甚少。

“把镰足公（藤原镰足，近卫的祖先——译者注）给我请一请。”近卫对老妇人说。

老妇人是会鬼魂附体的人。近卫听松平恒雄宫相夫人说乡里有这么一个人，便一定让给找来，介绍给他。

稍胖的老妇人静坐片刻后，身体便开始颤动起来，接着全身大摇大晃，大睁双眼，连眨也不眨。突然，她横躺在榻榻咪上，一会儿又坐起来。接着，她闭上眼睛，开口叨咕起来：

“文磨，我是镰足，一晃一千三百年过去了。”

老妇人举止稳重，说话变成了庄重的男人声音，并且在悠然地作着手势。

接着，老妇人明确地说，日本将战败，近卫家由于祖先的坏事作祟，到四十七代将不得好死。近卫本人正是第四十六代。

在场的女婿细川看到，起初正坐的近卫，已经两手着地平伏了。

“是！是！”近卫不断应声。老妇人话音一断，他便马上低头称是。老妇人原坐在一角，这回坐在客厅正中央，堂堂正正地亡申斥近卫。当细川看到近卫和老妇人认真的样子时，差点大笑起来。

接着，老妇人又请细川的伯父。细川出生的时候，细川的伯父已经去世。近卫说，附魂在老妇人身上的细川的伯父，声音和举动都和本人一模一样。

最后请近卫的女儿，就是细川的妻子，名叫温子。老妇人激烈地蹦跳、摇晃，倒下又起来。说起话来，和四年前死去的温子的声音、语调、动作都惊人的相似。并且她还把细川称为“贞君”，这种“爱称”是只有夫妻俩才能知道的。

老妇人走了以后，近卫由于受到冲击，一时显得很消沉。

近卫还有个怪癖。如果没有客人，他吃饭的时候，总是在床上愤卧在坐垫上吃。就是当首相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是因为过去患肺病疗养过两年，这样吃饭感到舒服一些，以后便成了习惯。

他对自己的身体十分精心，生怕再患上什么病。就连生鱼片也得煮着吃。在轻井泽，医生告诉他照日光浴，从脚尖起每天向上照两寸，他就忠实地照办。

有这样一段故事。

1944年10月，他和夫人在轻井泽落满火山灰的小路散步。近卫边走边说，照这样下去日本将灭亡，应该决心舍命打开困难的局面。“为国家舍生命，万死不辞。”他精神抖擞地说。

忽然，天空响起了出乎意料的雷声。夫人回头一看，近卫竟躲到近处的一个大树洞里。

雷声过后，他才从树洞里出来。夫人讥笑他，能万死不辞。却被雷声吓得躲进树洞里。他却气愤地回答说：“这和那是两回事！”

从谒见所退出后，木户和近卫并排往前走。木户说：

“陆军总是那伴通报怎么行！”

“天皇极力听信军部的上奏，对时局不抱悲观，令人担心。”近卫边说边轻轻地咳嗽一声。

天皇想听听重臣的意见，重臣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进入2月以来，在7日、9日和14日这三天里平沼骐一郎男爵、广田弘毅和近卫这些当过首相的人分别拜见了天皇。当然，这是因为战局不利而采取的做法。以往，不主持政务的人是没有向天皇申述意见的先例的，而都以“请安”、“问候”等